

《全宋词》点校补正

谢桃坊

摘要: 唐圭璋先生编的《全宋词》是我国古籍整理的典范,其中对韵位的确定、分句、分段及句法均作了细致的考订,其标点体现了词体的句式、句法与用韵之规范,但尚有一些标点错误,本文补正若干条。

关键词: 《全宋词》; 点校; 补正

中图分类号: I22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11)01-0051-07

唐圭璋先生编的《全宋词》是我国古籍整理的典范,1980年中华书局重印时附录了先生的《订补续记》,对全书的排印、标点、底本错误作了订正,关于失注出处及搜集到的新词作了增补。其中关于标点错误订补了七十条。编者在《凡例》里表明:“是编正文使用标点以简明为主,叶韵处用句号,句用逗号,读用顿号。”这甚符合词体文学的特点。自明代以来词谱的制订者已注意到如何使用词体这种长短句形式规范,以作研究词体和填词的体制标准,其中对韵位的确定、分句、分段及句法均作了细致的考订。清初万树的《词律》和王奕清等的《词谱》皆于用韵处标明“韵”,于断句处标明“句”,于七言之上三下四句法及八言之上三下五或上五下三者于句中停顿处标为“读”。《全宋词》于1940年初版,1965年经增补改编后由中华书局出版。自此,凡整理词集皆依唐先生所创之标点范式。《全宋词》吸收了词谱编订的经验,并按格律规范进行标点,其标点则又体现了词体的句式、句法与用韵之规范。我们核诸《词律》与《词谱》,其严谨与精确皆显而易见。我最近在编订《唐宋词谱粹编》的过程中对所选之每一词调之名篇进行比勘,仍发现《全宋词》虽经唐先生补订之后,尚有一些标点错误,兹谨试为补正。

柳永《夏云峰》:“轩楹雨,轻压暑气低沈。”(《全宋词》第一册第27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词谱》卷二十二列柳永此词为正体。“轩楹雨轻压暑气低沈”为前段第二句,乃上三下六句法之九字句,

“雨”字下应为读,作句乃误。

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第43页)《词谱》卷二十五列柳永此词为正体。首句“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为八字句,“对”乃领字。《词谱》所录此调诸别体均此句式,故“潇潇”下不必加读。

柳永《凤归云》:“毕竟成何事,漫相高。”(第45页)《词谱》卷二十九列柳永此词为平韵之正体。后段第五句为上五下三句法之八字句,非一个五字句与一个三字句,故于“事”字下当作读。

柳永《倾杯》:“争知憔悴损、天涯行客。”(第51页)《词谱》卷三十二列柳永此词为正体。后段第五句为五字句,第六句为四字句,非合为九字句,故当于“损”字下为句。

柳永《十二时》:“天怎知、当时一句,……睡觉来、披衣独坐,……”(第55页)此调共三段,以上为第二段与第三段之首两句。《词谱》卷三十七列柳永此词为正体,“天怎知”与“睡觉来”均为三字句,非连下四字为七字句,故作读乃误。

杜安世《山亭柳》:“叹韶光虚过。却芳草萋萋,映楼台、淡烟漠漠。”(第177页)此调用入声韵,“过”非入声,亦非用韵处,“却”字用韵;“叹韶光”为三字句,不应连“虚过”作五字句。当依《词谱》卷十八:“叹韶光,虚过却。芳草萋萋,映楼台、淡烟漠漠。”

蔡挺《喜迁莺》:“谈笑。刁斗静。烽火一把,常送平安耗。”(第197页)此调用仄声韵,词后段用“笑”、“耗”、“讨”、“老”、“倒”五韵,“静”非韵字。蔡词同《词谱》卷六所列蒋捷体,则蔡词此四句当作:“谈笑。刁斗静,烽火一把,常送平安耗。”

收稿日期: 2010-04-01

作者简介: 谢桃坊(1935—),四川成都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王安石《雨霖铃》：“向无明里、强作窠窟。”（第205页）此词与《词谱》卷三十一所列柳永体格律相同。前段第二、三句乃两个四字句，非一个八字句，故应于“里”字下为句。

王观《天香》：“又唱个新词故相恼。”（第260页）此是上三下五句法之八字句，依《词谱》卷二十四所列王观此体，应于“个”字下加读。

王诜《忆故人》：“烛影摇红向夜阑，……”（第273页）此调又名《烛影摇红》，首句乃四字句，此句为三字句，非相连为七字句。依《词谱》卷七所列王诜此体，当于“红”字下为句。

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第277页）此断句有误，而且语意欠通。此调诸家所作句读互有参差，以致别体甚多。苏轼此词同《词谱》卷三十所列姜夔体，结尾当作：“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苏轼《沁园春》：“似二陆初来俱少年。”（第282页）《词谱》卷三十六所列苏轼此体，后段第二句为上三下五句法之八字句，故应于“陆”字下加读。

苏轼《洞仙歌》：“人未寝、敲枕钗横又乱。……试向夜如何，夜已三更，……”（第297页）据《词谱》卷二十所列苏轼此体，“人未寝”为三字句，“试向夜如何夜已三更”为上五下四句法之九字句；故应于“寝”字下为句，作读乃误；应于“何”字下作读，为句乃误。

苏轼《永遇乐》：“夜茫茫，重寻无处，……异时对，黄楼夜景，……”（第302页）此为前后段之第十句，乃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夜茫茫”与“异时对”非三字句。依《词谱》卷三十三所列苏轼此体，当于“茫”与“对”字下作读。

苏轼《千秋岁·次韵少游》：“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新恩犹可觐。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第332页）《词谱》卷十六所列秦观体以校，则苏词之“佩”、“里”、“觐”、“矣”皆非韵位所在，“佩”字虽属佳灰部之仄声，但乃偶然；故此四字下均应作为句，不应标为叶韵。

李元膺《洞仙歌》：“更风流多处，一点梅心，相映远。……到清明时候，百紫千红花正乱。”（第447页）《词谱》卷二十列李氏此词为一体，前后端第四句为上五下四句法之九字句，第五句为三字句，故“处”、“候”字下应作读，以为句乃误；“红”字下应断句。李氏此调两词，标点应同。

秦观《一丛花》：“佳期。谁料久参差。”（第457页）此调后段首句为七字句，无短韵，应作“佳期谁料久参差”。此调仅七十八字平韵一体，为重头曲，前后段首句均为七字句。《词律》卷十一录秦观词，《词谱》卷十八录苏轼词，后段首句均为七字句。

秦观《江城子》：“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第458页）《词谱》卷二列苏轼双调七十字体。前段第四句为上四下五句法之九字句，故“情”字下应作读，以为句乃误。秦词此调三首，标点应同。

晁补之《碧牡丹·王晋卿都尉宅观舞》（第578页）此调为双调仄韵七十五字体，同《词律》卷十一、《词谱》卷十七所列程垓体格律。《全宋词》第三册第1993页所录程垓此调一词，同于《词律》与《词谱》格律，但以之校晁补之此词，则分段有误。“梁州紧，凤翘坠。悚轻体。”后一句“悚轻体”当属后段之起句。前段第二、三句乃两个三字句，《全宋词》误作六字句：“银筝雁、低春水。”《词律》云：“此三字两句。”后段结两句为两个三字句，《全宋词》误作六字句：“玉阶霜、透罗袂。”《词律》云：“此皆三字两句。”

周邦彦《法曲献仙音》：“情绪懒，尊酒易成间阻。”（第二册第602页）此调为九十二字仄韵体，《词律》卷十三列吴文英词，《词谱》卷二十三列周氏此体，此句应为上三下六之九字句，故“懒”字下当作读，以为句乃误。

周邦彦《侧犯》（第602页）前段第四句“看步袜江妃照明镜”，据《词谱》卷十八录此词当为上五下三句法之八字句，应作“看步袜江妃、照明镜”。又前段结两句“携艳质，追凉就槐影”为一个三字句，一个五字句，《全宋词》误为上三下五之八字句，于“质”字下作读。又后段第四、五句“满身香，犹是旧荀令”乃两句，《全宋词》误为上三下五之八字句，于“香”字下作读。

周邦彦《苏幕遮》：“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第603页）此调仅六十二字仄韵一体，周词用鱼虞部之仄声韵，前段“雨”与“暑”、“语”、“举”叶韵，故“雨”字下当为句号以表示韵位所在。

周邦彦《惠兰芳引》后段结尾：“今夜长，怎奈枕单人独。”（第605页）《词谱》卷二十一列周邦彦此词，此句作上三下六句法之九字句，故“长”字下应为读。《全宋词》第四册第2889页吴文英此调结句“湘佩寒、幽梦小窗春足”亦为九字句。

周邦彦《满路花》：“夜深微漏断，行人绝。……

愁如春后絮，来相接。”（第 608 页）此两处为前段与后段之第二句，据《词谱》卷二十录周词，此两处均为同位之上五下三句法之八字句，故于“断”、“絮”字下应作读。

周邦彦《解语花》：“箫鼓喧，人影参差，……清漏移，飞盖归来，……”（第 608 页）据《词谱》卷二十八所列周词此体，前后段同位之两句均为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非一个三字，一个四字句，故于“喧”、“移”字下应作读。

周邦彦《六丑》：“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第 610 页）此从《词律》卷二十关于此调之断句。《词谱》卷三十八录周词则作上三下六句法之九字句：“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吴则虞整理之《清真集》（中华书局，1981 年）于此句依《词谱》格律标点，宜从。

周邦彦《兰陵王》：“隋堤上、曾见几番，……”（第 611 页）此乃依《词律》卷二十之断句作上三下四之七字句。《词谱》卷三十七所列周词则作一个三字句，一个四字句：“隋堤上，曾见几番”。谢元淮《碎金词谱》亦依《词谱》断句，宜从。

周邦彦《拜星月》：“似觉琼枝玉树，……”（第 613 页）此句应为八字句，据宋人陈元龙本《片玉集》乃“似觉琼枝玉树相倚”，则《全宋词》本落“相倚”两字，应补。《词律》卷十八列此调吴文英词，此句为“暂赏、吟花酌雾尊俎”。《词谱》卷三十三录周词此句为“似觉、琼枝玉树相倚”。此调只此一体，周词与吴词之此句均为上二下六句法之八字句，应从。

周邦彦《意难忘》：“簷露滴，竹风凉。……夜渐深，笼灯就月，……些个事，恼人肠。”（第 616 页）此调仅一体。《全宋词》依《词律》卷十三所录周词断句，于“滴”、“深”、“事”字下均作句。《词谱》卷二十二录程垓（误为苏轼）词为式，于以上同位之三处均作读，为两个六字句，一个七字句。当从《词谱》。

毛滂《惜分飞》前后段结句：“更无言语。空相觑。……断魂分付。潮回去。”（第 677 页）《全宋词》共录毛滂此调四首词，其余三首前后结句均作七字句。按《词律》卷六、《词谱》卷八于此调此体之两结句均作七字句。《全宋词》误将“语”与“付”以为叶韵，而各作一个四字句，一个三字句。

朱敦儒《卜算子慢》：“自解佩匆匆散后……”（第 840 页）此句《词谱》卷二十一作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故于“佩”字下应加读。朱词后段相

应之第七句亦是上三下四之七字句，《全宋词》作“又一番、冻雨凄凉”可证。

周紫芝《忆王孙》：“梅子生时春渐老。红满地、落花谁扫。旧年池馆不归来，又绿尽、今年草。思量千里乡关道。山共水、几时得到。杜鹃只解怨残春，也不管、人烦恼。”（第 892 页）此为《忆王孙》双调五十四字仄韵体，前后段各二十七字，四句，三仄韵，乃重头曲。《全宋词》误以为单调，未分段，当于“今年草”下分段。

李清照《永遇乐》：“落日镕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第 931 页）此词用鱼虞部之仄声韵：“处”、“许”、“雨”、“侣”、“五”、“楚”、“去”、“语”。“染柳烟浓”句非韵位所在，“浓”字平声，亦非此部韵，故作韵位标注乃误。

洪皓《江梅引·忆江梅》：“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应销落，赴愁谁。……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第 1002 页）洪皓此调四词格律相同，同于《词谱》卷二十一所列王观八十七字体。据此体则“杭”字下乃句，非读；“应销落赴愁谁”为六字句，无读；“笳”字下乃句，非读。洪词四首皆应如此标点。

曾觌《金人捧露盘》：“记神京、繁华地，旧游踪。……到如今、余霜鬓，嗟前事、梦魂中。”（第 1314 页）曾词同《词谱》卷十八所列程垓七十九字首句不入韵体。此体前段起三句，后段起四句均为三字句，故《全宋词》于“京”、“今”、“事”字下作读乃误，应改作句。

袁去华《侧犯》：“翠树底、支颐听啼鸟。……最堪恨、归雁过多少。”（第三册第 1500 页）袁词为此调之正体，格律同于《词谱》卷十八所录之周邦彦词。此体此两处非上三下五之八字句，乃各为一个三字句与一个五字句，故于“底”、“恨”字下应作句。

陆游《隔浦莲近拍》：“飞花如趁燕子。直度帘栊里。帐掩香云暖，金笼鹦鹉惊起。凝恨慵梳洗。妆台畔，蘸粉纤纤指。宝钗坠。才醒又困，厌厌中酒滋味。墙头柳暗，过尽一年春事。罨画高楼怕独倚。千里。孤舟何处烟水。”（第 1594 页）陆词两首格律同于《词谱》卷十七所列周邦彦正体。此体为双调，七十三字，前后段各八句，六仄韵。前后段用韵数相等，甚为匀称。“宝钗坠”当属后段之起句，亦韵位所在，《全宋词》误将此句连接前段，致使前段多一韵，后段少一韵，故应于“蘸粉纤纤指”

下分段。《全宋词》之误源于《词律》卷十一所列周词之分段；杜文澜校记云：“按《词谱》‘水亭小’句作后起。”“水亭小”即陆词“宝钗坠”句位，均为后段起句。

吕胜己《促拍满路花》：“人间千万树，歇芬芳。……凝寒承雨露，傲冰霜。”（第1754页）此调平韵诸体中前后段第三句有七字者，有八字者。吕词与《词谱》卷二十所列吕渭老体格律相同，前后段第三句均为上五下三句法之八字句，应于“树”、“露”字下作读。

辛弃疾《念奴娇·书东流村壁》：“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第1874页）辛词此调共十九首，前段第二句作五字，或作上三下六之九字句。《词谱》卷二十八以此调第二句为五字者为正体。辛氏此词即为第二句五字者，故当于“匆匆”下去读，于“了”字下作句。

辛弃疾《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前段结句：“风雷怒，鱼龙惨。”（第1896页）此调前段结句六字，《词律》卷十六所列诸体均为两个三字句，《词谱》卷三十所列诸体则作六字句，于前三字下加读。辛词此句亦应作六字句为当，故应于“怒”字下作读。《全宋词》此页录辛词此调两首，另两首前段结句为“直须待、为霖了”即作六字句处理，两词标点应同。

辛弃疾《木兰花慢·中秋饮酒将旦》：“但长风、浩浩送中秋。……向云何、玉兔解沈浮。”（第1912页）此为此调前后段之第七句，均为八字句。辛词此调于《全宋词》此页录三首，其中《题上饶郡圃翠微楼》后段第七句作“便一花一草报平安”，中间不加读，其余之前后段第七句均作上三下五之句法标点。《词谱》卷二十九列柳永两词为正体，其前后段此两个八字句均不加读，当从。

辛弃疾《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勿使近》：“算合作平居鸩毒猜。”（第1915页）此调别体繁多，辛词与《词谱》卷三十六所列苏轼正体之格律相同。此句为后段之第二句，为典型之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当从《词谱》于“作”字下加读。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想当年，金戈铁马，……凭谁向，廉颇老矣，……”（第1954页）辛词同《词谱》卷三十二所列苏轼正体，前后段同位之处为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当于“年”、“向”字下作读；《全宋词》以为句，则将七字句析为两句，乃误。

辛弃疾《洞仙歌·丁卯八月病中作》：“细思量

义利，舜跖之分，……一饷聚飞蚊，其鸣如雷，……更剧饮，无过半醺而已。”（第1956页）此词与《词谱》卷二十所列苏轼正体格律诗相同。“细思量义利舜跖之分”为九字句，当于“量”字下加读，不能分为一个五字句，一个四字句。“一饷聚飞蚊其鸣如雷”为九字句，“蚊”字下当作读，不应作句。“更剧饮无过半醺而已”亦为九字句，“饮”字下当作读，不应作句。

石孝友《惜奴娇》：“休直待，教人咒骂。”（第2042页）石氏此调两词，此为第二首后段结句，为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故“待”字下当作读。《全宋词》录石氏另一词，此处即作读。

姜夔《法曲献仙音》：“过秋风、未成归计。”（第2178页）《词谱》卷二十二列入姜夔此体，“计”字非韵位所在，亦不入韵，故以为叶韵，乃误。姜词用鱼虞部之仄声韵，“处”、“俎”、“去”、“舞”、“许”、“句”、“雨”相叶，而“计”属支微齐部之仄声，韵部相异，于词中非韵。

姜夔《凄凉犯》：“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第2184页）此乃依《词律》卷十三与《词谱》卷二十三姜词体式标点，皆误“陌”字为韵，并于“起”字下作读。姜词用入声觉药部韵，而“陌”则属入声质陌锡职部韵。“绿杨巷陌秋风起”乃七字句，不宜分断，“起”字下是句，不应作读。此两句当从夏承焘标点：“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刘仙伦《永遇乐》：“黯销魂，那堪又听，杜鹃更苦。”（第四册第2210页）“黯销魂那堪又听”为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魂”字下当作读，作句乃误。

史达祖《东风第一枝·壬戌闰腊望雨中立癸亥春》：“待过了一月灯期，……”（第2327页）此句为上三下四句之七字句，当于“了”字下加读。史氏此调三词，其余两首同位之句《全宋词》标点为：“恐凤靴、挑菜归来”，“想袖寒、珠络藏香”。三词之标点应同。

史达祖《隔浦莲》：“气入闲尊俎。快风度。”（第3338页）此调与陆游《隔浦莲近拍》实为一调，且格律相同。“快风度”乃后段之起句，《全宋词》亦沿《词律》分段之误，而以之连结前段。又高观国《隔浦莲·七夕》（第2359页）分段亦误。

史达祖《玲珑四犯·京口寄所思》：“不离淡烟衰草。簾纹独浸芙蓉影，……”（第2340页）此词

为双调，应分段，史词两首，另一首分段，而此首当于“不离淡烟衰草”句下分，“簟纹独浸芙蓉影”属后段起句。

高观国《金人捧露盘·梅花》：“念瑶姬，翻瑶佩，下瑶池。”（第2349页）此调有首句入韵与不入韵两体，《词律》卷十一仅列程垓首句不入韵一体，《词谱》卷十八列刘高氏此词首句入韵之正体。高氏此调三词，首句皆入韵，故“姬”乃韵字，与“池”、“枝”、“姿”、“依”、“微”、“吹”、“迷”、“知”相叶韵。

高观国《洞仙歌》：“轻痕浅晕。偷染春风面。……顾芳容不老，只似如今……”（第2363页）此词与《词谱》卷二十所列苏轼正体格律相同，首句不入韵。高氏词用寒删先覃盐咸部之仄声韵“面”、“现”、“软”、“卷”、“远”、“见”相叶，前后段各三韵。“晕”字非此部韵，亦非韵位所在，故“晕”下当作韵。“顾芳容不老只似如今”为上五下四句法之九字句，“老”字下当作读，作句乃误。

彭耜《十二时》：“对此凄凉风月，怎生存济。还未知、幽人心事。……奈何他、水长天远……”（第2526页）《词谱》卷三十七将彭词列为一体，但误作葛长庚词。依《词谱》格律则“对此凄凉风月怎生存济”乃一个四字句与一个六字句，当于“凉”字下为句。“还未知幽人心事”乃一个三字句与一个四字句，当于“知”字下为句，作读乃误。“奈何他水远天长”亦是两句，当于“他”字下为句，作读乃误。

刘克庄《六州歌头·客赠牡丹》：“一自京华隔，向姚魏、竟何如。”（第2591页）此词同《词谱》卷三十八所列全押平韵体之格律，全词短韵短句极多，无用读，故“魏”字下应作句，作读乃误。

刘克庄《木兰花慢·癸卯生日》：“到如今、老矣可渔樵。……事犹须、看岁晏何如。”（第2608页）以上两个八字句，分别为前后段之第七句。刘词同《词谱》卷二十九所列柳永词正体之格律，以上两句均不加读。

吴文英《渡江云三犯》：“肠漫回，隔花时见，背面楚腰身。……山黛暝，尘波淡绿无痕。”（第2874页）此词同《词谱》卷二十八所列平韵体之格律。“肠漫回隔花时见”为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回”字下当作读，作句乃误。“山黛暝尘波淡绿无痕。”为上三下六句法之九字句，“暝”字下应作读，作句乃误。

吴文英《隔浦莲近》：“汀菰绿薰风晚。年少惊

送远。吴蚕老、恨绪萦抽茧。”（第2889——2890页）《词谱》卷十七列吴文英此体。“汀菰绿薰风晚”为两个三字句，故当于“绿”字下作句，作读乃误。“吴蚕老恨绪萦抽茧”为一个三字句，一个五字句，“老”字下作句，作读乃误。

吴文英《霜花腴》：“醉晚风、凭谁为整敲冠。”（第2901页）《词谱》卷三十三列吴文英此体，“醉晚风”为三字句，连下五字为八字句乃误。

陈允平《红林擒近》：“直疑潢潦惊翻，斜风溯狂澜。”（第五册第3126页）《词谱》卷十八列周邦彦词，仅一体。前段第七句为六字句乃韵位所在，故“翻”字乃用韵处，不能作句处理。此词前段五平韵：“寒”、“玕”、“残”、“翻”、“澜”。陈词两首，另词前段第七句《全宋词》标明乃韵位，两词应相同。

奚亶《声声慢》：“秋声淅沥，……问黄花还念，故人犹客。……兰蕙冷，偏他露知霜识。木落山空心事，对秋明白。”（第3157页）此调有平韵与仄韵两体，奚词用仄韵，同《词谱》卷二十七所列李清照体格律。首句入韵，“沥”与“色”、“觅”、“得”、“客”等叶韵，故“沥”字下应标为韵。“问黄花还念故人犹客”为上三下六句法之九字句，当于“花”字下作读，《全宋词》于“念”字下断句，作为两句，乃误。“兰蕙冷偏他露知霜识”亦为九字句，“冷”字下当作读，作句乃误。“木落山空心事对秋明白”乃一个四字句，一个六字句，当于“空”字下分句。

谭宣子《侧犯》：“思太液芙蓉未央柳。……有鸳鸯双字倩谁绣。”（第3157页）此词同《词谱》卷十八所列周邦彦正体格律。此两句非八字句，乃各为一个三字句与一个五字句，故当于“液”、“鸯”字下分句。

杜良臣《三姝媚》：“花浮远岸树。”（第3163页）《词谱》卷二十七于此调共列仄韵三体，首句为五字句，三体首句皆入韵。杜氏此体用平韵，前后段共八韵：“尘”、“新”、“人”、“春”、“筠”、“云”、“闻”、“巾”。首句“树”不入韵。是此调之又一别体。

刘菊房《蓦山溪》：“更西风，梧桐深院。”（第3178页）此调前后段之第四句均为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全宋词》后段第四句作“也思郎、云衣谁换。”故前段此句应于“风”字下作读。

刘辰翁《花犯·旧催雪词苦不堪佳因复作此》：“看清浅、桑田外，尘生热恼。……期腊尽春来事宜早。”（第3220页）此词与《词谱》卷三十所列周

邦彦正体格律相同。“看清浅”乃三字句，作读乃误。“桑田外尘生烦恼”为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当于“外”字下作读。“期腊尽春来事宜早”为上三下五句法之八字句，应于“尽”字下加读。

刘辰翁《永遇乐》：“谁知道，断烟禁夜，……空相对，残缸无寐，……”（第3229页）此词与《词谱》卷三十二所列苏轼正体格律相同，前后段第十句均为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故“道”、“对”字下当作读，作句乃误。

刘辰翁《意难忘》：“泥没膝，舞停腰。……今老矣，倦歌谣。”（第3553页）《词谱》卷二十二列程垓（误为苏轼）词，仅此一体。前后段第六句均为折腰之六字句，故应于“膝”、“矣”下作读。

王奕《唐多令》：“翁醉矣，且归休。”（第3300页）此调前后段句式相同，两结句均为折腰之六字句。《全宋词》于此词前段结句作六字句“分付与、白头鸥”，后段却作两个三字句，乃误，应于“矣”字下作读。

王沂孙《水龙吟·前题》：“甚人间、别有冰肌雪艳，……”（第3355页）王氏此调五词，前段第九句为五字句，第十句为四字句，《全宋词》其余四词均如此标点，甚合律；唯此首此两句作九字句，乃误；当作“甚人间别有，冰肌雪艳”。

王沂孙《绮罗香·秋思》：“料如今，门掩孤灯，……漫无聊，犹掩芳尊……”（第3356页）此词同《词谱》卷三十二所列史达祖正体之格律。此体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甚多，前后段第八句亦为上三下四之七字句，故“今”、“聊”字下均应作读。王氏此调三词，标点应相同。

范晞文《意难忘》：“寒食后，暮江边，草色更芊芊。四十年，留春意绪，不似今年。……凭急管，倩繁弦。思苦调难传。望故乡，都将往事，付与啼鹃。”（第3374页）《词谱》卷二十二此调仅一体，前后段第六句为折腰之六字句，故“寒食后暮江边”与“凭急管倩繁弦”应于“后”与“管”字下作读，作句乃误。前后段第八句均为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故“四十年留春意指”与“望故乡都将往事”应与“年”与“乡”字下作读，作句乃误。

仇远《早梅芳近》：“碧溪湾，疏竹外，正小春天气。”（第3411页）此词同《词谱》卷十九所列周邦彦正体格律，前段第二句入韵。此词“外”与“气”、“意”、“泪”、“睡”等叶韵，故当于“外”作韵字处理。

罗志仁《金人捧露盘》：“浮屠换、昭阳殿，僧

磬改、景阳钟。……海涛落，满眼秋风。”（第3429页）此词同《词谱》卷十八所列辛弃疾体格律。后段起四句均为三字句，故“浮屠换”、“僧磬改”亦为三字句，不应作读。结句为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故“落”字下当作读，作句乃误。

蒋捷《探芳信》：“傲霜枝，尚思前身，……酒休赊，醒眼看花正好。”（第3440页）此词与《词谱》卷二十二所列史达祖正体格律相同。“傲霜枝尚思前身”为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应于“枝”字下作读。结句“酒休赊醒眼看花正好”为上三下六句法之九字句，应于“赊”字下作读。

蒋捷《梅花引》：“冷清清，忆旧游。旧游旧游今在不。……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有梅花，似我愁。”（第3440页）此调即《江城梅花引》，蒋词与《词谱》卷二十一所列程垓正体格律相同。前后段结句为折腰之六字句，故“清”、“花”字下应作读，作句乃误。后段起两句为重叠之短韵，故“旧游旧游今在不”应标点为：“旧游。旧游。今在不。”又“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乃一个四字句与一个五字句，非九字句，故应于“云”字下作句。

张炎《南浦》：“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第3463页）《词谱》卷三十三列张炎此体。“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乃一个三字句、一个六字句，应于“来”字下为句。“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为上三下六句法之九字句，“洗”字下为句乃误，应于“年年”下作读。

张炎《甘州》：“记玉关、踏雪事清游。……向寻常野桥流水，……空怀感，有斜阳处，……”（第3465—3466页）此调即《八声甘州》，《词谱》卷二十五列有张炎此体。“记玉关踏雪事清游”为八字句，不必加读。“向寻常野桥流水”为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常”字下应加读。“空怀感有斜阳处”亦七字句，非两句，应于“感”字下作读，作句乃误。

张炎《渡江云》：“书纵远，如何梦也都无。”（第3468页）此词与《词谱》卷二十八所列周邦彦正体格律相同。后段结句乃上三下六之九字句，应于“远”字下作读，作句乃误。

张炎《洞仙歌》：“旧曲怯重翻，总是离愁，……尚错问桃根，醉魂醒未。”（第3473页）《词谱》卷二十列有张炎此体。后段两个上五下四句法之九字句，若作一个五字句与一个四字句则误，故应于“翻”、“根”字下作读。

张炎《法曲献仙音》：“正人在、银屏底，……怕唤起西湖，那时春感。”（第3477页）此词同《词

谱》卷二十二所列周邦彦正体格律。“正人在银屏底”为六字句，“正”为领字，“在”字下不必加读。“怕唤起西湖那时春感”为上五下四句法之九字句，若作五字一句与四字一句乃误，故应于“湖”字下作读。

张炎《探芳信》：“向西园，竹扫颓垣，……我何堪，老却江潭汉柳。”（第3418页）此词同《词谱》卷二十二所列史达祖正体之格律。“向西园竹扫颓垣”为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应于“园”字下作读。“我何堪老却江潭汉柳”为上三下六句法之九字句，应于“堪”字下作读。

张炎《解语花》：“芳意阑，可惜香心，……”（第3495页）此词与《词谱》卷二十八所列双调一百字仄韵正体之格律相同。“芳意阑可惜香心”为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应于“阑”字下作读。

无名氏《早梅芳》：“向山中月下，吟未尽。”（第3623页）《词律》卷十二、《词谱》卷十九均以周邦彦词为此调正体，但《词谱》又以无名氏此词为别体，并云：“此亦周词体，惟后结作五字一句，三字一句。”按此调周词后段结句及其他诸词均作三字

一句，五字一句。无名氏词实同周体，非另一别体，故仍应作三字一句，五字一句，当于“中”字下为句。

无名氏《汉宫春》：“须信道，承恩在貌，……翻动念，年年女伴，……”（第3656页）此词与《词谱》卷二十四所列晁冲之正体之格律相同。前后段第八句均为上三下四句法之七字句，故于“道”、“念”字下应作读。

无名氏《青玉案》：“又争似家山见桃李。不枉东风吹客泪，相思难表，梦魂无据，惟有归来是。”（第3737—3738页）此词与《词谱》卷十五所列李弥逊体之格律相同。后段第二句为上三下五句法之八字句，故应于“似”字下加读。后段第三句“不枉东风吹客泪”，“泪”字乃韵位所在。此词前后段共八韵：“几”、“二”、“事”、“悴”、“市”、“李”、“洞”、“是”。故于“泪”字下应标明为韵。

无名氏《祝英台近》：“剪酴醾、移红药，深院教鹦鹉。”（第3738页）此调《词谱》卷十八共列八体，起句皆为三字句，故“酴”字下当作句，作读乃误。

（责任编辑：石磊）

启 事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研究成果的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